

續金華叢書



續金華叢書



之召爲功曹行騎都尉統志在補察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
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溼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
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建忠郎將領武射士三千
人及凌統死復領其兵是時徵役煩數重以疫癘民戶耗損統上
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強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榮顯
永世胤爲豐祚然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
茂義以民行六者旣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家書曰眾非后無能
胥以寧后非眾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
之道也今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
徵調煩數由來積紀加以疾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
屬城民戶浸寡且多殘老少有丁壯尋思所由小民無知旣有安土
重遷之性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
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
送少有財貨者傾居行賂不顧窮盡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羣惡百

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生不營生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
生故口腹急則奸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少能自供生產不舉
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干逆和氣感動陰
陽且陛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強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
守非朞月之戍而民兵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
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
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
之職惟以辦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殿下天
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凋弊漸以凌遲勢不可久夫治
疾及其未篤除患及其未深願陛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
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榮天地臣統
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從陸遜破蜀軍於宜
都遷偏將軍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洲統與嚴圭
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爲濡須督教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

之召爲功曹行騎都尉統志在補察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
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溼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
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建忠郎將領武射士三千
人及凌統死復領其兵是時徵役煩數重以疫癘民戶耗損統上
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強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榮顯
永世胤爲豐祚然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
茂義以民行六者旣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家書曰眾非后無能
胥以寧后非眾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
之道也今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
徵調煩數由來積紀加以疾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
屬城民戶浸寡且多殘老少有丁壯尋思所由小民無知旣有安土
重遷之性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
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
送少有財貨者傾居行賂不顧窮盡剝者則進入險阻黨就羣惡百

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生不營生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奸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少能自供生產不舉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陛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強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守非朞月之戍而民兵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凋弊漸以凌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及其未深願陛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榮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從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軍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洲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爲濡須督教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

皆切於時務尤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絕置權
相與反覆終遂行之

用吳志脩

唐馮宿字拱之東陽人孝子子華子也貞元中擢進士第一徐州節
度使張建封辟掌書記與韓愈同官因遂爲文字交建封卒子愔爲
軍中脅主留務李師古將乘喪伐取故地於是王武俊擁兵境上觀
釁宿爲愔以書說武俊曰張公與公約爲兄弟欲共戮力驅兩河歸
天子天下莫不知今張公不幸幼兒爲亂兵所脅內則誠款隔絕外
則強寇侵邊公安得坐視哉誠能奏天子不忘舊勲赦愔罪使束身
自歸則公有靖亂之功繼絕之德矣武俊悅卽以表聞遂授留後宿
不樂佐愔更從浙東賈全觀察府愔憾其去奏貶泉州司戶參軍召
爲太常博士王士真死子承宗拒命不得諡宿謂世勞不可遺乃上
佳諡示不忘忠再遷都官員外郎裴度節度彰義表爲判官淮西平
除比部郎中長慶初進知制誥牛元翼徙節山南東道爲王廷湊所
圍以宿總留事還進中書舍人出爲華州刺史避諱不拜徙散騎常

侍兼集賢殿學士拜河南尹苑洛使姚文壽縱部曲奪民田匿于軍吏不敢捕府大集部曲輒與文壽偕來宿掩取榜殺之歷工刑二部侍郎修格後敕三十篇行于時累加長樂縣公擢東川節度使完城郭增兵械十餘萬詔分餘甲賜黔巫道涪水數壞民廬舍宿脩利坊墉一方便賴疾革將斷重刑家人請宥之宿曰命之脩短天也撓法以求祐吾不敢卒贈吏部尙書諡曰懿遺命薄葬悉以平生書物納墓中子圖字昌之連中宏詞科大中時終戶部侍郎判度支用唐書脩宋胡則字子正永康人少倜儻負氣格當五代以戈鋌立國則獨劬學于方岳蘭若及宋遂登端拱己丑進士宋婺士登進士者自則始釋褐調許田尉以幹辦聞再轉憲州錄事參軍時靈夏用兵轉運使索湘遣入奏邊備召對稱旨太宗顧左右曰州郡有如此人命記姓名中書大將李繼隆與虜遇十旬不反移文轉運司云兵將深入糧可繼乎則謂湘曰師老矣矯問我糧爲班師之名耳請以有備報之未幾繼隆師遽還改著作郎僉書貝州觀察判官會遣使省冗役檄

則行河北道凡去籍者十萬餘民用休息陞著作丞知潯州時有虎患則齋戒禱城隍神翌日得死虎廟中改太常博士提舉兩浙榷茶事兼知睦州丁母憂廬墓終喪以本官知永嘉郡遷屯田員外郎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咸懼且死則曰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生耶籍爲羨餘不之罪擢江淮制置發運使會眞宗奉祠景亭則主供億至於禮成無纖毫之缺帝才之面加獎勞遂轉戶部員外郎入爲三司度支副使賜金紫除禮部郎中兩浙轉運使移廣南西路有番舶遭風不能去且告食乏則命瓊州出公帑錢三百萬貸之吏白夷本無信且海舶乘風無所不之則曰遠人之來不恤其窮豈天朝綏懷意耶已而竟償錢如期視所貸且三倍朝廷省奏嘉焉按宜州大辟十九人爲辨活者九人改戶部郎中復充江淮制置發運使遷太常少卿則初在許田時丁謂孫何爲舉子有時名俱客許田則待之甚厚及謂爲執政而雅故之情不絕至是謂徙朱崖坐累責知信州又徙福州有官田數百頃已佃爲民業久矣計

臣上言請鬻之責其估二十萬貫民不勝弊章三上且曰百姓疾苦
刺史當言之言而弗從刺史可廢矣竟得報減其直之半而民以安
遷諫議大夫知杭州入判流內銓坐舉官累責授太常少卿知池州
未行復諫議大夫知永興軍領河北都轉運使進給事中入權三司
使寬於財利不以剋下爲功時朝廷方以兩京陝西權鹽病民議改
通商有司憚於改作則首請如詔事遂行民皆便之進工部侍郎集
賢院學士出知陳州遷刑部侍郎移知杭州得請加兵部侍郎致仕
卒則嘗奏免衢婺二州身丁錢民懷其德戶皆立像祠之在方巖者
賜額赫靈祠

用宋史脩

滕甫字達道後以字行改字元發東陽人母夢虎行月中而墮其室
是夕甫生性豪俠九歲能賦詩其舅范仲淹見而奇之教以爲文攜
至蘇從胡瑗學舉進士第三人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孫沔見而嘆
曰名臣也當爲賢將教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學士院充集賢校理
累遷戶部判官神宗卽位召問治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

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
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
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上稱善者久之進知制誥拜御史中丞諫官
楊繪言宰相不當以其子判鼓院上曰楊繪不習朝廷事鼓院傳達
而已何與於事甫曰人有訴宰相者使其子傳達之可乎且天下人
見宰相子在是豈復有訴事者上悟爲罷之京師地震上疏指陳致
災之由大臣不悅出知秦州未行會河北地震涌水壞廬舍命爲安
撫使官皆幄寢居民恐懼棄家而菱舍於外甫獨卧屋下曰民恃吾
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飢者
除田稅脩隄防繕甲兵督盜賊河北遂安尋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
夏主秉常被篡甫言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遣陛下請擇一賢
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帝奇其策然不能用甫在
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知其誠事無巨細人
無親疏輒皆問之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甫隨事解答不少嫌隱

初王安石嘗與甫同考試語言不相能方議立新法恐甫言而帝信之遂力排甫出知鄆州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甫曰今學無廩食而以良田飽頑民可乎悉以爲學田徙定州許入覲力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爲郡守乃親見其害民者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將以上已宴郊外有報契丹入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起治兵甫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此敵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大服又徙青州歷應天府齊鄧二州會婦黨李逢爲逆或因擠之黜知池州改安州流落十餘歲入朝未對不悅者或中以飛語再貶筠州咸以爲且有後命甫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盈篋卽墨何罪毀言日聞神宗惻然卽以爲湖州哲宗卽位徙蘇揚二州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方歲飢預乞米二十萬石爲備後淮南京東皆大飢甫獨有所乞米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併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田欲爲市屋待

之民皆聽命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
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
工部侍郎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繩引幕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
上其事有詔褒美所活凡五萬人徙真定又徙太原河東兵勞民貧
而土豪將吏喜於有警因以爲利故好作邊事民不堪命甫始至番
族來賀令曰謹斥堠無開邊隙有寇而失備與無寇而生事者皆斬
夏人獵境上河外諸將皆請益兵甫曰寇來則死之吾不出一兵也
河東十二將其八以備西邊分半番休至之八月邊遽來告請八將
皆防秋甫曰夏若併兵雖八將不敵如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
防秋將懼扣閣爭之甫指其頸曰吾已舍此矣頭可斬兵不可出卒
無寇省芻粟十五萬夏人請復故地詔賜以四寨而葭蘆屬河東南
日取城易棄城難昔棄囉瓦夏人襲我不備棄金帛不貲且爲夷狄
笑乃命部將以兵護遷號令嚴肅寇不敢近雖瓦石亦無所失將賜
寨甫請先畫界而後棄不從夏人已得地則請畫界以緩德城爲法

從之甫曰若法緩德以二十里爲界則吳堡去葭蘆一百二十里爲失百里矣兵家以進退尺寸爲強弱今一舉而失百里不可力爭之章九上至數萬言議者謂近世名將無及甫者以年及力求淮南乃以爲龍圖學士復知揚州未至官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章敏今祀本府鄉賢祠

用宋史及東坡全集脩

梅執禮字和勝浦江人家貧幼喪父母胡教以讀書遂通諸經尤深於易中崇寧五年進士調常山尉未赴以林少蘊薦爲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俄遷九域志編脩官秩滿除武學博士或謂執禮文儒不宜蒞武事執禮欣然就職爲諸生陳說大義間親執弧矢爲倡大司成強淵明數爲宰相言其賢相歎未識面執禮聞之曰以人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而已卒不往謁擢軍器監丞以親嫌改鴻臚寺丞遷比部員外郎比部職勾稽財貨案牘山積率不暇經目苑吏有持茶券爲錢三百萬者以楊戩意指迫取甚急執禮一閱知其妄欲白之長吏疑不敢獨列上果詐也進國子司業歷左右二司

員外郎召試中書舍人移給事中林攄以前執政赴闕宿留冀復用
臺諫顧望莫敢言執禮論去之孟昌齡居鄆賃人室廬賞贖不肯與
而請中旨奪之外郡卒留役中都者萬數羣不逞爲奸有旨放還而
楊戩恡不遣內侍張祐董葺太廟僭求賞皆駁不行遷禮部侍郎素
與王黼善黼嘗置酒其第誇視園觀女樂之盛有驕色執禮曰公爲
宰相當與天下同憂樂今方臘流毒吳地瘡痍未平豈歌舞宴樂時
耶退又以詩戒之黼愧怒執禮上書求去有不能薦人材之語黼曰
是欲爲宰相耶會孟亨景陵宮後至遂除顯謨閣待制出知蘄州尋
奪職明年復集英殿脩撰徙知滁州西洛歲供官炭自元豐來稱林
木且盡令淮南代輸執禮曰滁之材木亦盡矣經四十年久洛都當
已復舊卽奏免之賦鹽有定數而間者抑配以補故額執禮曰郡不
當蘇杭一邑而食鹽倍於粟數民何以堪請於朝詔損二十萬滁人
德之皆繪象祠焉靖康初徙知鎮江府召爲翰林學士道改吏部尙
書旋改戶部方軍興調度不足執禮請以禁內錢隸有司凡六宮廩

給皆由度支乃得下嘗有小黃門持中批詣部取錢而御封不用寶者既悟其失復取之執禮奏審詔責典寶夫人而杖黃門由是人不敢妄取月省浮費三十萬金人犯闕執禮請太上帝后皇后皇太子出避用事者沮之京城失守金質二帝於營要金繒以數百千萬計曰和議已定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執禮與同列陳知質程振安扶皆主根索四人者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需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盍以軍法詰罪倘窒其求宦者挾宿怨語金帥城中七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易米麥當有應者已而果然帥怒呼四人責之答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繒何有哉實緣比屋楊空無以塞命三帥問官長何在振恐執禮坐之遽前曰皆官長也帥益怒先取其副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民王俛各杖之百執禮猶爲之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撾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二年二月某日也是日天宇晝冥士庶皆隕涕憤嘆初二帝再出如金營執禮力爭不從遂大慟歸見其母曰主辱臣死何以生爲

母曰忠孝難兩全汝受國厚恩宜剴心上報慎勿以老人爲念執禮
乃以其母屬兄弟與諸將謀奪萬勝門夜搗敵營以二帝歸范瓊
皆謂無益獨吳革議協因以振給爲名與宗室子昉密團結軍民旬
日得十餘萬部分未發而及於難所著有文集十五卷建炎二年贈
通奉大夫端明殿學士議者以爲薄加資政殿學士諡曰節愍今祀

本府鄉賢祠

用宋史及浦陽人物志脩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母夢大雷電光燭身寤而生澤自幼豪爽有大
志登元祐六年進士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其言直置末甲調館陶
尉檄視河埽時方隆寒役夫僵仆於道中使督之急澤言於帥請少
需之至初春可不擾而辦帥用其言上聞從之遷龍游令民未知學
爲建庠序設師儒講論經術風俗一變自此登科者相繼徙趙城令
下車請升縣爲軍書聞不盡如所請澤曰承平時固無慮他日有警
當思吾言矣政和三年改知萊州掖縣部使者得旨市牛黃澤曰時
方疫癘牛飲其毒則結爲黃今和氣橫流牛安得黃使者怒欲劾邑